



# 十年一觉神州梦

四幕话剧

# 十年一觉神州梦

(四幕话剧)

赵 寰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内 容 说 明

《十年一觉神州梦》是一个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剧本。部队高级干部屈猛和他的妻子郑梦醒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受到批斗。屈猛被折磨致死。他们的女儿屈晶晶，在阻止红卫兵绑架父亲时也被打死。粉碎“四人帮”后，郑梦醒恢复了工作。她终日忙碌，没有注意对子女的教育。她的儿子屈胜，当年曾参与绑架父亲、枪杀姐姐的罪恶活动，现在又堕落成为一个道德败坏、逼死妻子的罪人。郑梦醒为了维护党纪国法，终于克服了自己的内心痛苦，坚持原则，教育儿子“执行自己对自己的判决”。

### 十年一觉神州梦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字数57,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 $\frac{3}{4}$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

书号：8069·116

定价：0.22元

## 人 物

屈 猛——五十多岁的老将军。

郑梦醒——屈猛的妻子，四十七八岁。

舒 岷——烈士遗孤，屈、郑的义子、女婿，电子计算机研制人员，三十岁。

屈晶晶——屈、郑的长女，舒岷的妻子，三十岁。

屈 胜——小名“到底”，屈、郑的长子，十七八岁。

屈莹莹——屈、郑的小女儿，十六七岁。

舒小岷——舒岷和屈晶晶的儿子，小名“小不点儿”，五六岁。

梁妙娥——南方农村青年妇女，屈胜的妻子。

黄犁之——屈猛的邻居，曾是他的老部下，四十七八岁。

黄乐乐——黄犁之的小女儿，七八岁。

戴口罩的人——两三名。

(人物年龄均为第一幕出场时年龄)

## 幕 次

第一幕 十年浩劫前期的日子里

第二幕 距第一幕十多年后

第三幕 距第二幕若干天后

第四幕 距第三幕不久的一个夜里

(四幕均在同一地点)

## 第一幕

〔十年浩劫前期的日子里。

〔屈猛之家。比较朴素的高级干部客厅。墙的正中间挂着领袖像。厅内摆设多系营具。在摆设一组长短沙发的角落里，墙上挂着全家福的相片。

〔幕启，残阳如血般地照进客厅。

〔远处军号声。

〔广播声。

〔音乐：《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客厅里，屈莹莹——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学生，标准的红卫兵打扮：头戴绿军帽，臂挂红袖标，挽着白袖口，手持“红宝书”。她随着音乐声，作着舞蹈动作。

〔舒小岷——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跟着屈莹莹——他的小姨，在作着同样的舞蹈动作。

屈莹莹（边哼唱边舞蹈）“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舒小岷（异常虔诚而认真地握紧小拳头）“大风大浪炼红心……”

屈莹莹（边唱边舞）“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舒小岷（用手作姿态）“扫除一切害人虫！”

屈莹莹（白）把他们打倒在地——

舒小岷（跺脚）再踏上一只脚……

屈莹莹 （提词）还有……

舒小岷 呃，对！（挥拳学着林彪的腔调）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屈莹莹 （徒弟露一手，师傅乐开口）喝！小不点儿，真棒，学得还真象呢！

舒小岷 （毫不自满地）象？象的还在后头呢！（继续学着林彪的腔调和手势）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屈莹莹 （乐坏了，热烈鼓掌，然后抱起舒小岷，亲他）小不点儿！

舒小岷 （嘘声）小姨，小姨，有人来啦！

屈莹莹 谁？

舒小岷 （如作夜间课目，悄声地）是妈妈和爸——爸！（急忙躲在门后）

〔舒岷、屈晶晶皆穿军服上场。〕

屈莹莹 姐姐，姐夫！

舒小岷 （突然蹦出）不许动！（掏出小木枪）

〔屈晶晶抿嘴笑着，背身举起双手。〕

舒小岷 （与击枪动作同时）砰——砰！

屈晶晶 （故意地捂住胸口，维妙维肖地）哎——哟！（倒了下去，坐在沙发上，捂住眼睛稍顷，从手指缝里露出大大的眼睛）啊！

舒小岷 妈妈！

屈晶晶 妈妈叫你一枪打中啦，哎哟！

舒小岷 妈妈，别哭，重伤不哭嘛！

舒 岷 小——不——点儿！

舒小岷 爸——爸！（搂住爸爸妈妈，在两人的脸蛋儿上各响吻了一下）

屈晶晶 小不点儿，这就是你跟小姨学来的精彩表演？

舒小岷 精彩的还在后头呢！（军人姿态十足地）下一个节目：（一提裤子，向小姨）哎，来哪一个呀？

屈莹莹 （作手势，伸出九个手指头，向着领袖像画圆圈）……

舒小岷 （点头挤眼）对对对。（严肃正经地）下一个节目：红太阳围着九大行星转！

屈莹莹 唉，不对，是九大行星围着红太阳转！

舒小岷 呃，对，是九大行星围着……

舒 岷 不，小不点儿，应当是：九大行星和红太阳一起围着——银河系转！

舒小岷 什么银河系？爸！还金河系呢！

屈晶晶 小不点儿，爸说的是对的。是银河系。

舒 岷 （象在课堂上讲课般地）太阳，不过是银河系的一颗行星。从宏观世界来看，整个的银河系在这个（挥手划了个大圈）宇宙岛当中也只不过是一团烟云，而太阳也只不过是一团烟云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颗粒罢了！

舒小岷 什么？小姨，爸说红太阳是小小的巧克力，嘻嘻！巧克力！

屈莹莹 嘻嘻什么？严肃一点！

屈晶晶 （向舒小岷）乖，这话你可不敢和别人讲去！（向舒岷）你跟孩子讲这些干什么？

舒 岷 科学的真理，为什么不可以向孩子们讲？乖，别听妈妈的！从小就采取愚民政策！

屈莹莹 姐夫，刚才你的这一套，到我们红卫兵当中去讲一讲看！我们马上造你的反！

舒 岷 噫，造反有理！可是真理，既不是造出来的，也是反不掉、打不倒的！

屈晶晶 舒岷！（摆手）

舒 岷 对不起，又怎么啦？

屈晶晶 你在所里的教训还没有尝够？唉，你可真是个——（不知是批评还是疼爱的口吻）书——呆——子！

舒小岷 （拍掌）哦，爸爸是书呆——呆！

屈莹莹 （严肃认真地）不，这不是个书呆子的问题，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儿！

屈晶晶 唉，妹，姐夫这个人你还不了解？他说的呢，词不达意！

屈莹莹 唉，姐！你别再护着姐夫啦！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你可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个人感情第一主义啊，姐——！

屈晶晶 （异常平静而淡淡地）刚刚已经有人这么对我教育过了！说的和你一模一样！

舒 岷 （感慨万千地）无知者无罪呀！

屈莹莹 什么无知者无罪？受蒙蔽者无罪！

舒 岷 （苦笑了一声）也对，也对！无知才能受蒙蔽嘛！

屈晶晶 舒岷，别说啦！

屈莹莹 （忽然领悟过来，更加愤怒地）什么，你在说我们受蒙蔽呀？！这可是个最严肃、最严肃的问题儿啊！

〔郑梦醒上。她虽已年近半百，但满头青丝，显得很秀气、精神。〕

郑梦醒 什么问题儿啊，这么严肃？

众 妈！



舒小岷 （猴了上去）老太——太！（音“踏”）

郑梦醒 （亲舒小岷）嗯，乖！（环视三人）……又辩论什么问题儿哪？

〔冷场。〕

郑梦醒 嗯，火药味还挺呛人哪！莹莹，又是你到家里开展“四大”来了吧？！

屈莹莹 妈！

郑梦醒 （环视）哎，你的到底哥哥呢？

屈莹莹 谁知道你那宝贝到底上哪儿去啦！

郑梦醒 哎，到底他和你不是联合行动的嘛！

屈莹莹 可不啊，到底他们是“要武”战斗队！

郑梦醒 喝，那你们是——

屈莹莹 要文斗，不要武斗！

舒小岷 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抱拳）要武呗！

屈晶晶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

郑梦醒 这还看不出来？那个握拳瞪眼紧紧鼻子的小模样儿，和他到底舅舅再没那么象的啦！

屈晶晶 和他小姨也差不离儿！

屈莹莹 我和到底可有根本的分歧啊，我们经常辩论！

屈晶晶 （向妈妈讲悄悄话）莹莹刚才和舒岷还辩论来着！

屈莹莹 姐，那可不是辩论，那是原则性的严肃斗争！

郑梦醒 喝，全国都在打内战，咱们这一家子也不是个和平乐园哪！（向屈莹莹）哎，你到底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屈莹莹 到底，到底！妈妈就是偏心，一回来，别人不想，就想到底！

屈晶晶 到底是妈妈的命根子嘛!

郑梦醒 唉，你们姐俩又协同作战，攻击我偏心眼子啦！  
好，好好！哎！（向舒岷和屈晶晶）你们那里怎么样啊？

屈晶晶 妈妈，呃，挺好。

舒 岷 火箭正在太空飞翔。

郑梦醒 我问运动——

舒 岷 宇宙岛上一切运动正常……

郑梦醒 唉，可真是个书呆子！

〔电话铃声。〕

屈晶晶 （接电话）……是啊！……你找舒岷？……你是哪里？噢……（转向舒岷）所里来的电话。

舒 岷 （接）我是舒岷哪！……要开会……研究什么问题？……噢，我当然要出席！

屈晶晶 舒岷！

舒 岷 （对电话）我马上就来，准时赶到！（放电话）

屈晶晶 又要开什么会？

舒 岷 关于新型电子计算机的设计问题。

屈晶晶 不是运动一开始就暂停了吗？怎么又——

舒 岷 又要起动啦！一切还在向前运动着。妈妈，再见！

郑梦醒 （向舒小岷）快和爸爸再见！

舒小岷 再见！

舒 岷 再见！（急下）

〔屈晶晶欲追下，又止步。〕

郑梦醒 晶晶，你们所里到底怎么样啦？

屈晶晶 妈，没、没什么！

郑梦醒 （四顾，又感到少了心疼的人）哎，那谁呢？

屈莹莹 那谁？又是找到底哥哥了吧！

郑梦醒 （笑）这个小莹莹！

〔汽车声近。

〔屈猛——白发苍苍的老将，工农知识化了的老革命干部。他满腹愁肠却不溢于言表，内心沉重却步履稳健地走了进来。

〔舒小岷窜了上去。

舒小岷 外——公！

屈 猛 （转换热情地笑着）小不点儿！

〔舒小岷猴在老将身上。

屈晶晶 下来，公公刚开完一天会回来，别象个猴崽子似地缠着公公！

舒小岷 嘿嘿，公公，公公！（摸公公胡茬子）

屈 猛 （亲）个小猴崽子，公公拿胡子扎你！

〔舒小岷高兴得直叫唤。

郑梦醒 晶晶，（示意）领回你们房间去！

屈晶晶 快下来，小不点儿！

屈 猛 等一等，等一等嘛！

舒小岷 公公说：等一等嘛！

屈 猛 嗯，有什么新节目，给公公表演表演？

舒小岷 好！下一个节目：表演唱——（问小姨）哎，叫什么来着？噢，想起来了：完蛋——就完蛋！

屈晶晶 （紧张地摆手）小不点儿！

屈 猛 （看了看屈晶晶，又看了看屈莹莹）你们怎么那么多导演？叫人家自己来嘛！

舒小岷 （得意地）叫人家自己来嘛！

屈 猛 好，鼓掌！哎，老太婆，你怎么不鼓掌！

郑梦醒 呃，鼓、鼓掌！

屈莹莹 先不忙鼓掌，等到精彩的再鼓吧！

舒小岷 （作进入角色状，握拳挺胸、运气）完蛋就完——  
蛋！……老子今天就死在这里了！

屈莹莹 这里应当鼓掌！（带头鼓掌）

〔无人反应。冷场。〕

屈 猛 ……这是谁的词儿？谁的？！

屈莹莹 林副统帅的语录啊！

屈 猛 什么？

屈晶晶 爸，这是他的语录。

屈 猛 （怒起，不知怎么在孩子们面前表达他的内心积怒，克制地）把、把窗子打开！

屈晶晶 爸爸！（搀住）

郑梦醒 老屈，出了什么事儿啦？

屈晶晶 （向舒小岷挥手令去）……

舒小岷 公公，我——（哭出声来）我演得不好！

屈晶晶 快滚，快滚！

屈 猛 别！你们别怪小不点儿嘛！嗯，（转换空气）来，乖！我们一起来——呃，唱他一个！……我们全家很难得凑在一起嘛。这不，舒岷和到底也还没在。到底这孩子打拍子打得帅，（强作欢笑地）不过，我打得也不比他赖。今天，我来指挥一个！

屈晶晶  
屈莹莹 爸爸！

郑梦醒 （挥手）你爸爸难得这么好的兴致，那就唱一个吧！不过，你指挥得了吗？叫莹莹吧！

屈 猛 我在战场能指挥千军万马，还指挥不了你们这几个

(一个个地指点)老、少、妇、孺? 快来吧!

屈晶晶 呃, 唱个什么呢?

屈 猛 “向前, 向前, 向前!”

屈莹莹 这个歌子不能唱啦, 作词的、作曲的都有问题儿!

屈 猛 噢, 那就唱个“我们都是神枪手……”

舒小岷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屈莹莹 不行, 不行。这个歌的作者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屈 猛 喝! ……唱啥, “洪湖水, 浪打浪……”

屈莹莹 这歌是歌颂贺龙的。

屈晶晶 更不许唱啦!

屈 猛 都不许唱啦! ……那我会的还有啥? ……“打倒列强, 除军阀”? “手把着锄头锄野草”? “苏武, 留胡节不辱”?

郑梦醒 老头子, 算啦, 算啦, 你这全是民主革命的歌子, 老掉牙啦!

屈 猛 噢, 这么大个中国, 难道真的没歌儿唱啦!?

〔冷场。〕

屈莹莹 怎么没歌儿唱? 有的是!

屈 猛 什么?

屈莹莹 语录歌。

屈 猛 可惜呀, 我还没学会。

〔冷场。〕

屈晶晶 爸爸, 干脆, 唱个《十送红军》吧!

众 对, 《十送红军》!

屈 猛 (向屈莹莹) 没有异议? 全体一致通过。好, 就来它个《十送红军》!

〔歌声伴着窗外的雨声起：

一送红军下了山，  
秋风细雨缠绵，  
山上野鹿声声哀号，  
树树梧桐叶落完。  
问一声红军啊，红军哥哥，  
几时人马再回山？……

〔电话铃响，屈晶晶去接。

〔歌声继续，但转入哼唱，伴奏着屈晶晶接电话的表情。

〔屈晶晶神态异常，放下电话，急忙跑向郑梦醒耳边小声讲了几句。郑梦醒愕然。

〔歌声停了下来。

屈 猛 怎么啦，发生了什么情况？

屈晶晶 爸爸，舒岷他……

屈 猛 怎么啦？

舒小岷 爸爸怎么啦？

屈晶晶 小不点儿，跟小姨出去玩会儿去！

舒小岷 我不嘛！

屈晶晶 乖！（向屈莹莹）妹！（作手势）

〔屈莹莹懂事地带舒小岷下场。

屈 猛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了？

屈晶晶 没、没有什么……

屈 猛 你们对我还要打埋伏？

屈晶晶 舒岷他……

屈 猛 他怎么啦？

郑梦醒 叫人给揪斗绑架走啦！

屈 猛 为什么？

屈晶晶 刚才的电话里也没有讲清楚。我想揪他左不过是三个问题。一、他们说舒岷的父亲不是烈士是叛徒！

屈 猛 舒岷的父亲是叛徒！？这可真叫做：石头狮子长犄角，无奇不有！造谣不要本钱！……呃，你再讲下去，这二……

屈晶晶 舒岷到外国留学考察过……

屈 猛 噢，里通外国！

郑梦醒 天哪，搞的这叫什么呀？

屈 猛 （向屈晶晶）我问你这三？

屈晶晶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舒岷在国外是专门研究“控制论”的，他的专业是搞电子计算机，也叫电脑……

屈 猛 噢，反动学术权威！是啊，人脑还没有搞好，搞什么电脑哟！

郑梦醒 （不解地）舒岷的爸爸，是我亲眼看着他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嘛，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叛徒啦？！这也太离谱了嘛！

屈 猛 离谱？有一天，他们把你我都打成了叛徒，也不算离谱！

屈晶晶 爸，妈，我要去一下！

郑梦醒 晶，你去又有什么用？

屈 猛 去一趟也好。

郑梦醒 带把雨伞！

屈晶晶 我去去就回来。爸，妈，没事儿！

郑梦醒 没事就好。

屈 猛 晶，别给我们吃“宽心丸”了。快去快回来，我们在等着。

屈晶晶 哎！（急下）

屈 猛 叛徒的父亲，里通外国的儿子，反动学术权威……  
革命革出罪来喽，学习学出罪来喽，有知识，更他  
娘的有出罪来喽！

郑梦醒 唉，知识就是力量变成了知识就是罪恶！

屈 猛 这才真正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活标本嘞！

（昏）

郑梦醒 猛子！（解口袋掏药，倒水喂药）

〔屈猛苏醒过来。〕

郑梦醒 猛子！（喊）钟秘书！

屈 猛 别喊别个了。我叫钟秘书回家去看看。他的小爱人也给打成了反革命，吃了官司坐了班房啦！……你坐下。我这不又还阳了。我死也还没那么容易。趁着孩子们都不在，我和你好好地谈一谈心里话。

郑梦醒 你快安安静静地休息休息，不许说话。

屈 猛 老太婆，你不让我跟你说，是想把我憋死啊？！

郑梦醒 好，你慢慢地说。

屈 猛 你坐，坐！

〔二人对坐，音乐起。〕

屈 猛 ……这些年来折腾的这叫什么哎？！那一年，庐山上整出来的叫作：彭、黄、张、周……

郑梦醒 老头子，（四顾）别说啦，别说啦！

屈 猛 怎么？当着你我都不能说啦？我还怕你这个老太婆揭发我？

郑梦醒 好，你说你说！

屈 猛 你听着！开春整出来的叫作：彭、罗、陆、杨；



入了冬打倒的是刘、邓、陶！咱们部队又划拉成个彭、贺、罗！反正中国有个百家姓，挨着个地排队就是喽！老帅除了他一个，全是黑的，连朱总司令也不放过！他们要干什么？

郑梦醒 老头子，你要是非扯谈不可，就到里屋去扯，我们一大家子人还想活下去干革命哪！

屈 猛 怕啥子，老太婆！我在会上讲的比这个还凶嘞！

郑梦醒 （大惊）什——么？！你在会上讲这些个，你还要不要老命喽？！

屈 猛 唉，无话不可对党言，言者无罪嘛！

郑梦醒 言者无罪！？唉，那也要看你言什么哟！

屈 猛 我们跟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南征北战几十年，我死也不相信，难道真成了古辈子那样：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欢乐啦？

郑梦醒 猛子，你可不敢再说下去啦！连这么想一下都是罪过呀！你这会招来杀身大祸的呀！

屈 猛 哼，我还要准备祸灭九族嘞！（不相信地苦笑了一阵）

郑梦醒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屈 猛 ……万一真有那么一天，我们老两口子，难道还真象古书上说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吗？

郑梦醒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吗？不，不！

屈 猛 不过，我担心的倒不是我们老夫老妻……我担心的是娃娃们……

郑梦醒 是啊，娃娃们……

屈 猛 娃娃们当中最叫人担心的，你说是哪一个？